

陳淳淳

上元佳節，燈火可親



原鄉走廊

春節的喧囂漸漸平息，街巷的年味卻未消散，而是在元宵佳節，醞釀出另一場盛大的燈火人間。在中國人的歲月中，元宵不只是一個簡單的節日，它是一年最初的圓滿，是春節最後的儀式，是燈火裡的傳承，是月色裡的思念，是一碗湯圓裡的親情，是一段文脈裡的家國。在快節奏的今天，很多習俗被簡化，很多儀式被淡化，唯有元宵節，依然用最貼近人間煙火的儀式，留在我們的歲月裡。

元宵節是團圓的延續，也是年味的收尾，是冬去春來的交界，是平凡生活裡最動人的儀式。它不像除夕那般熱烈奔放，也不像春節那般隆重肅穆，元宵節自帶一種清淺、安然、詩意的底色，像月光灑在水面，像燈火映在窗櫺，像一碗溫熱的湯圓，不張揚，不濃烈，卻足以熨帖人心，撫慰風塵。

天色向晚，街頭巷尾，紅燈籠次第亮起。有的懸掛在商舖門前，有的掛在老樹枝上，有的綴在橋欄之上，紅得溫潤，亮得柔和。春風吹過，燈影輕輕搖晃，光影斑駁，落在地上，落在行人肩頭，落在歸家的路上。元宵的燈，沒有刻意的華麗，沒有刺眼的璀璨，只是樸素而溫暖的紅，像歲月裡不變的祝福，像親人眼底溫柔的光。

孩童們提著燈籠，有紙糊的，有塑料的，有發光的、有旋轉的，三五成群，在街邊，在巷陌，在庭院，奔跑嬉鬧，燈籠裡透出來的燈光，明明暗暗，映著一張張天真爛漫的臉。他們奔跑著、嬉笑著，清脆的嬉鬧聲穿過人群，穿過晚風，穿過一盞盞紅燈籠，把整個節日的靈氣與生機都點亮了。

成年人的腳步則藏在安靜裡，平日裡行色匆匆，為生活奔波，為工作忙碌，為瑣事煩憂，心總是浮躁，腳步總是匆忙。難得在這個燈火可親的元宵夜，一切生活的瑣碎，日常的煩惱，都被暫時拋在身後。身邊是相伴的家人，眼前是溫柔的燈火，頭頂是朗朗的明月，耳畔是喜慶的笑

語。不必追趕時間，不必思慮太多，只需靜靜感受眼前的美好，享受這份難得的閒適與安寧。很多時候，幸福並不需要轟轟烈烈的儀式，也不需要奢華繁複的安排，不過是燈火可親，月色溫柔，家人相伴，歲月安寧，便是人間最好的光景。

古人望月思鄉，今人望月，是跨越時空的共鳴。遠在他鄉的人，舉頭望月，便念起家裡燈火中的親人；相守一堂，共享明月，便會珍惜眼前的平淡與團圓。月光不語，卻懂人間萬千心事；燈火無聲，卻暖人間疲憊人心。在這樣的夜裡，不必言說，不必感慨，只需靜靜佇立，吹一吹晚風，看一看月色，望一望燈火，內心自然平靜安寧。

古人寫元宵，總離不開燈火：「東風夜放花千樹，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寶馬雕車香滿路。鳳蕭聲動，玉壺光轉，一夜魚龍舞。蛾兒雪柳黃金縷，笑語盈盈暗香去，眾裡尋他千百度。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。」南宋詞人辛棄疾的一闕宋詞，寫盡了上元之夜燈火璀璨、遊人如織的盛景。千百年過去了，時代更迭，城市在變，生活方式在變，唯有人們對燈火的喜愛、對光明的嚮往、對團圓的追求，始終沒有改變。每一盞亮起的燈，都是一個無聲的祝福，願長夜有燈，願歸途有人。

元宵節除了賞燈、賞月、吃湯圓、猜燈謎、看舞獅舞龍，各種民俗文化演出更是豐富多彩，相映成趣。千姿百態的傳統文化，看似形式各異，其內核卻是一致的：崇敬天地、珍惜團圓、熱愛生活、期盼安康。這些是千百年來人們在歲月中沉澱下來的智慧，讓元宵燈火不只是停留在詩詞裡，而是讓傳統民俗文化以鮮活、真實、溫暖的姿態，呈現在日常煙火裡。

元宵，是一盞燈，一輪明月，一碗湯圓，一縷溫情。願每一個元宵夜，燈火長明，月色明明，湯圓香甜，家人安康。願歲歲年年，月圓人圓，人心溫暖，歲月安然。也願我們每一個人，能珍惜每一次團圓，善待每一份陪伴，心懷光亮，眼有溫柔，在平凡的煙火人間，守住屬於自己的幸福與圓滿。

2026年3月3日

王強

我們眼中的世界是內心的投射



絲路溯源

新春時節，與舊友圍爐。茶湯在文火上微沸，白霧氤氳，各自走過的山河在無言中舒展。我們談論歲月，言語起落，最終沉澱為一句無聲的叩問：這半生行路，我們究竟握緊了什麼，又錯過了什麼？

這片刻的靜默，將我帶回多年前圖書館的角落。那時，生活的重輓與學業的迷惘，如兩堵牆無聲合攏。唯一的光，來自一本舊書裡塞繆爾·厄爾曼的《青春》。我將它抄在筆記的扉頁，在每個感到「未來」如同毛玻璃般模糊而窒息的夜裡，就著廊燈反覆默誦。那玻璃如此具體，是解不開的算式，是望不見盡頭的長廊。而他的字句，像一束溫柔而執著的光，尋到一道細微的裂隙，透了進來。「青春不是年華，而是心境。」那時懵懂，只覺這光，有暖意。

第一性原理：為人生斷捨離
年歲漸長，方始領悟，馬斯克用以拆解物理難題的「第一性原理」，亦可成為我們為人生斷捨離的理性刻刀。它不問「向來如此」，只直指本質：剝離一切附著與假象，那不可動搖的基石，究竟是什麼？

一位在商海中幾度浮沉的同窗，曾以最質樸的話印證此道。他說，當困境如亂麻纏身，便不再抱怨時運，只逼迫自己從萬千線頭中，找出最致命的那一根，那便是解開整個死結的唯一關鍵。爾後，集全部心力於此一點，「硬鑿」下去。「核心一破，其餘皆潰。」他輕啜茶湯，眼神清亮。

那時的我，卻選擇了另一條路。我將所有困頓歸於自身，努力未至極致，時間積澱不足。我信仰「水到渠成」的耐心，篤信「功不唐捐」的積累。

如今回望，他的「重點爆破」與我的「水滴石穿」，並無高下，原是生命複雜方程的兩種解法。那些曾如山橫立的難題，有的被正面攻克，有的隨流年悄然改道，有的仍矗立原處，卻已從「障礙」化為「風景」。我與之達成了和解。這或許便是第一性原理予成年人的睿智與慈悲：它教我們分辨，何為必須直面的核心命題，何為可以共存的背景雜音。

我們竟如孩童拆解心愛的玩具，以此思路，興致盎然地剖析那些定義半生的宏大概念：

於是，教育的真諦，是培育解決問題的能力，而非追逐卷面的分數。

健康的根本，是持守自律以修築生命之舟，而非依賴救生的舢板。

職場的核心，是創造獨有的價值軌跡，而非困於他人設定的圓周。

人際的智慧，在於分清夥伴與摯友。前者基於價值的交集，後者源於心靈的共鳴與價值的同頻。

成長的關鍵，是將經歷內化為生命的陳釀，而非任其如沙上足跡，被潮汐抹平。

那麼，青春的第一性原理，究竟是什麼？

我們交談、思索、辯駁。直至厄爾曼的話語再度被引述，如鐘聲落定：

謝如意

半世紀的沉缸酒 新鮮七十老人紅



心底流雲

雨後的小院子裡，已經用水洗了不止一遍，坐在彰如明鏡的地板上的塑料靠背椅上，在欲露未露的朝陽笑臉裡，感受到如絲如縷綿綿不絕的溫暖，讓赤腳坐著寫作的我，絲毫不感到一點涼意。而心中被昨晚夢境打翻了的五味瓶，不可遏制地流淌在指尖下，傾吐出方寸中。

半世紀的沉缸酒，新鮮七十老人紅。這不是古老的傳說，而是心中日久彌新的情愫，與時俱進的溫存。

半世紀前的青蔥青年，如小荷才露尖尖角在生活中，不期而遇的是一份意重如山的中年人的信任和深沉，他把他的心肝寶貝毫不遲疑地擁容了我，讓愚鈍的我也能明顯地感受到，從而以每夜九點前的傾談的有常，表達了一種心照不宣的回應。

這樣一種狀況，在他們優厚環境和我的自卑自強裡陰差陽錯，只留下如今有如歌曲《天邊》的寄托，成為半世紀的沉缸酒封存不動。

中年的他變成了老年人不辭而別，七十八歲的他南一中與我微笑和藹的懇

「是心境。是深沉的意志、恢宏的想像、炙熱的情感；無關頰上的膠原，亦非生辰簿的數字。」

剎那間，我們這些負重前行的人，在彼此眼中看見了相通的了悟。原來，我們途徑各異，有人攀援峭壁，有人漫步平川，卻在新舊交迭的時節，於人生的中輟，被同一陣清風吹醒。我們曾如此虔誠地，誤讀了青春的「出廠設置」。

心中的天線：你所接收的，即你所成為的

當剝離所有生理與社會的附著，青春最本質的內核，顯露出一種生命與世界互動的狀態，一種接收的模式。每個人的心靈深處，都立著一根無形的天線。

它恆久地搜尋、接收世界的訊號。這訊號，是好奇的火花，是冒險的勇氣，是感知美的震顫，是「雖千萬人吾往矣」的孤勇，是對明日仍懷有信諾的稚子之心。當這天線高揚，靈敏轉向，孜孜捕捉這些源於生命本真的美好頻率時，一個人的精神世界便保持著開闊的晴空與無盡的生長。即便年屆八旬，他的眼眸仍能映照流雲的幻變，耳際仍能聽見種子破土的輕響。他在辭別世界之時，內心仍是少年。

反之，若天線被自己親手壓低，或任其被「現實」的積雪覆蓋，「世故」的鏽跡侵蝕，它能捕獲的訊號便日益稀薄而單調；只剩計算得失的電流雜音、抱怨不公的沉悶波紋、畏懼風險的窸窣低鳴。精神的「天氣」由此轉入恆久的陰鬱，乃至漫長永夜。靈魂因缺乏滋養而提前萎頓。這樣的人，即便年僅二十，目光亦已渾濁如滯澀的潭水，對晨昏交替皆無波瀾。他已在精神上「垂垂老矣」。

坐在村口石墩上曬太陽的老者，與坐在都市玻璃幕牆下品咖啡的青年，生理年齡的對比如此鮮明。然而，何者更富「青春」？答案不在容顏，而在眼底是否仍有「光」。那「光」，並非憑空而來，正是心之天線經年累月所選擇接收、並內化而成的世界映像。見過黑暗仍相信光明，遍歷滄桑猶存天真，曾被生活擊倒仍願起身拂塵。這樣的生命，其天線始終昂揚。他們所感知的世界，也因此永遠是嶄新的、飽含細微聲響與明亮回響的。我們眼中的世界，終究是內心天線所接收訊號的總和，是自我心境的忠實投射。

茶涼人散，暮色侵骨。我們融入步履匆匆的人流，歸於各自的日常軌道。

但我知道，時移世易，人面心境已然不同。過往一切，無論璀璨或晦暗，皆已譜就無可更改的序章。重要的，並非反覆吟誦序章，而是如何執筆，專注書寫正在展開的當下。

唯願你我，在往後每一個平凡或艱難的日子裡，皆能悉心守護心中那根天線。勤加拂拭，不令其蒙塵；時常校準，使其對準希望、勇氣與熱愛的頻率。

讓那根接收生命奇蹟、好奇與美好的天線，永不降下。

如此，光陰的薪火，方能在心靈的殿堂裡，安穩傳遞，永恆躍動。

吳牛月

村裡迎燈



特稿

吃過早飯，手機在口袋裡輕輕震動——是村裡的微信群。自從有了這個群，沉寂多年的小山村彷彿重新活了過來，大事小情，都在裡頭熱熱鬧鬧地傳著。

有人說，今天正月十五回老家迎燈。這話一出，群裡便像煮開的水，咕嘟咕嘟冒起熱氣。有人翻出一張老照片，邊角泛黃、影像模糊，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舊影。那時我才十二歲，照片裡的面孔，如今面對面也難認出；背景裡那條窄窄的泥土路，早已拓寬成平坦水泥路，車子能一直開到家門口。眾人對著照片輕歎，不是傷感，是看著歲月流轉、村莊長大的欣慰，又藏著幾分說不清的悵惘。

老照片牽出一串舊時光。也是八十年代，村裡人齊心合力，在村中央那片曬穀的大灰埕後，建起了保定宮。紅牆黛瓦，是村裡最體面的建築，供奉著世代敬奉的廣澤尊王、三代祖師、歷代尊王與麻三相公。老人們說，很久很久以前村裡便有迎燈，後來因故中斷。宮廟落成那年，眾人一拍即合，要把這老習俗重新拾起來。

我總也忘不了那一夜。下著細雨，我們舉旗、敲鑼、抬神，挨家巡遊。路窄而不平，只是臨時用鋤頭修整過。每戶門前都點起火群，火光映著雨絲，明明滅滅；鞭炮聲在雨霧裡悶悶作響，少了幾分脆響，多了幾分厚重。我舉著一盞竹篾扎的紅紙燈，裡頭點著小蠟燭，一路怕風怕雨、怕燭火熄滅，小心翼翼地護著。可心裡，卻亮堂堂的，比燈還暖。

群裡忽然有人問：咱們村這迎燈，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？一時無人應答。我翻出史料，把一段文字發進群裡：清·乾隆丁丑版《安溪縣志》卷四載：「上元夜前後三日，各家點燈，放花炮，敲鑼鼓，慶賀元宵。月內每鄉迎神，祈禱人康物阜。」我又補了一句：至少自乾隆年間，安溪便有元宵迎燈迎神的舊俗。

眾人一算，我們的先祖從龜山尾遷來已近三百年，吳姓人家，興旺發達。這習俗，竟也傳了數百年。燈還是那盞燈，人卻換了一茬又一茬，燈火不息，根脈就不斷。亭後自然村臥在石竹山的東南坡，是個半山腰的小村。這些年，不少人搬去廈門、泉州、安溪縣城，更多人移居山腳下的溪洲、溪墩，如今長守老宅的，不過三十來人。可搬下去的人，總還往山上跑——種菜、養雞鴨、打理茶園，茶季一到，山間反倒比平日更熱鬧。近來又有幾戶返鄉修老屋，我們兄弟也請了師傅，修建老房子的門口埕，辟通歸家小路。正

月初三，家族二十餘口齊聚老宅，支起大鍋做飯，院子裡燒烤煙火升騰。當導遊的侄兒說：「家是可以移動的，到哪裡都能安家；但家鄉不能變，是哪裡人，永遠都是。」我心下一熱，深以為然：他鄉再好，終究是第二故鄉，唯有亭後，是根之所繫。

傍晚，平日裡寂靜的山路忽然沸騰。摩托車、小轎車一輛接一輛，從山下往山上湧，路兩旁停滿車輛，不少掛著外地牌照。各家大門次第敞開，燈火從窗櫺透出來，溫暖暖，像等了許久，終於等到歸人。

六點半，保定宮門口漸漸聚滿鄉人。有人扛旗，有人備炮，有人持銃；村裡的鑼鼓隊、請來的軍樂隊與腰鼓隊依次列陣。提燈的不再只是男孩，大人小孩、男女老少，都可執燈祈福。有的抱在懷裡，有的背在背上，有的牽在手中。福貴叔笑著感慨：「從前非得男孩才能提燈，如今男女都一樣。」久別重逢的鄉人握手問好、拉家常，話來年，人聲暖暖。一旁戲台，布袋戲已開鑼，唱腔與鑼鼓聲悠悠飄來，古意盎然。七點整，一聲令下，銃響劃破暮色，隊伍啟程。抬神轎的鄉人齊喊號子：「一二三，起！」神轎穩穩上肩。今年路線稍改，自保定宮出發，往村頭至瑞盛宮。這是麻三相公的舊址，相傳清代便有，最初只是一方石龕，依三角石與圓石而設；八十年代初建宮，三年前又擴建宮門，香火更盛。隊伍在此折返，穿村中央，直抵村尾無人家的大石鼓埕頭。

沿途人家，早備好獨有的火群：干杉枝、竹葉，摻以青綠山毛、木荷。隊伍經過，主人點燃火群，烈焰沖天，鞭炮齊鳴，煙花躍上夜空。每戶留一人守家，等候這莊嚴一刻。火光、炮聲、煙霧，將小山村裹進古老而溫熱的氛圍裡。

巡遊一個半時辰，隊伍重回保定宮。頭人掃尾完畢，再放一通鞭炮，高聲宣告：迎燈禮成，合境平安，風調雨順！山谷間，回聲久久不散。

九點多，我立在老家門口。下山的車流漸稀，鄉人陸續離去，車燈明瞭又滅。各家燈火依舊亮著，一盞盞在夜色裡溫存；新修的路燈沿水泥路蜿蜒，一直亮到山下去。我抬頭望天，正月的星星稀疏落落，卻格外清亮。幾百年來，它們無聲地照著村裡的人，照著一代又一代的燈影，從這山路上走過。

燈會熄，人會散，可這山、這路、這星辰，永遠都在。而我們心裡，也永遠亮著一盞燈——那是老家的燈，是祖先傳下的燈，是無論走多遠、無論日子如何流轉，都永遠不會熄滅的燈。